

尘世中，隐藏着这样一个扑朔迷离、危机四伏的战场……

潜伏

1949

顾问
主编
改编

徐宁
周天
朱同
张芳
洋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C13079180

I247.7
1508

潜伏

顾问 徐 宁
主编 周天江
 朱同芳
改编 张 洋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北航

C167897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潜伏1949 / 张洋改编.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533-0309-3

I. ①潜…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82357号

书 名: 潜伏1949

主 编: 周天江 朱同芳

改 编: 张 洋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 京 出 版 社

社址: 南京市老虎桥18-1号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淘宝网店: <http://njpress.taobao.com>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83283864 (营销) 025-83283883 (编务)

出 版 人: 朱同芳

责任编辑: 高美玲 吴新婷

装帧设计: 周 勇

责任印制: 杨福彬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工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8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3-0309-3

定 价: 49.00元

营销分类: 传记文学

编 委 会

顾 问：徐 宁

主 编：周天江 朱同芳

副主编：唐 宁 卢海鸣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昕 东 方 陈 胜 呼明虎

金定国 傅 萌 樊立文

改 编：张 洋

统 筹：高美玲

编 务：（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长安 刘芳源 杨福彬 吴新婷

周 勇

编者的话

2014年是南京解放65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策划出版纪念与南京相连、又属于整个国家的这段红色记忆，同时也具有当下意义的图书，是我们的职责。为此，我社与南京电视台合作，以大型电视纪录片《风云百年·红色特工》的脚本为底稿，共同出版此书，以致礼英雄，启迪今人。

由于本书依据南京电视台的节目脚本改编，而脚本与书籍的叙述方式完全不一样，因此给改编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们从电视台提供的脚本里精心挑选出了20篇，经过改编后最终将本书分为4个篇章，分别为《一枚星火》、《蓦然回首》、《书生意气》和《那些花儿》。《一枚星火》作为全书领篇，通过描述红色特工王——李克农的传奇经历，开启本书中其他优秀地下党们危机四伏却激动人心的谍战生涯；《蓦然回首》描述了一些家境殷实却背离了家庭安排的生活轨迹的年轻人，以及当时对腐朽专制的政权感到失望的政府内部人士，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历程；《书生意气》描述的是那些曾经懵懂、迷惘的青年学生，他们经过摸索，最终燃起对祖国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并为自己的坚定信念执着奋斗终身；《那些花儿》描写了几位优秀女性，在当时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她们不仅没有逃避，反而勇敢地融入历史大潮，绽放出美丽光彩。

本书所依据的背景资料都来自于南京电视台记者亲访英雄本人或其家属，在保证书稿资料详实可靠的同时，更深入细致地挖掘并刻画了特定历史时期（1922—1949）英雄的个人魅力，揭示了人类命运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希望当代青少年通过阅读本书能够继承历史发展长河中进步人士的精神品质，激发他们面对困境时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对于青年学生在未来道路选择上的迷惘予以启示。

2014年也恰逢青奥盛会，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崇高理想不懈前行的青年们。

本书编委会

目 录

一枚星火

红色特工王——李克农 /2

蓦然回首

红色破译之父——曾希圣 /16

隐形将军——韩练成 /22

“变脸深喉”——李茂堂 /38

深入敌营——钱树岩 /48

从军统少将到共产党员——周镐 /59

桂系弄潮人——谢和赓 /71

超级卧底——郭汝瑰 /83

喋血英豪——华克之 /94

书生意气

红色巨谍——钱壮飞 /110

暗线传奇——陈涛 /123

长安古道旧事——“后龙潭三杰” /134

纵横敌营二十年——徐楚光 /146

玉衡暗烁，斗转乾坤——阎宝航 /158

潜伏，在黎明前的黑夜——沈世猷 /170

英雄之死——李白 /178

那些花儿

谍海女人花——关露 /192

湘江水逝之女谍——黄慕兰 /202

侠骨柔肠，谍海巾帼——沈安娜 /214

漫漫回家路——朱枫 /230

一枚星火

他，资历深厚，战功显赫。

他，是一名从来没有在前线战场上领过兵、打过仗的神秘人物。

但是，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可抵雄师百万。

红色特工王

李克农



“上将”这个军衔，十分荣耀。通常，它都属于那些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在指挥部运筹帷幄的将军，资历深厚，战功显赫。然而，在这55名被授予上将军衔将军中，就有一名从来没有在前线战场上领过兵、打过仗的神秘人物。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可抵雄师百万，这位英雄，就是李克农。

1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共和国众多身经百战的将领，庄严地聚集在这里，举行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授勋仪式。在授衔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十大元帅授予军衔，周恩来总理向获将军军衔者授衔。回望这些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峥嵘岁月，会真切地嗅到漫漫硝烟，听到枪炮隆隆和战马嘶鸣。

李克农的化名很多，泽田、峡公、种禾、震中、曼梓、稼轩、天痴等等，这一个个名号，就像他的身份和经历，神秘而丰富多彩。在隐蔽的战线上，他的情报多次使共产党军队以少胜多，化险为夷。李克农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更是外交高手。在西安事变中，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与少帅张学良接触的谈判代表。



2

1899年9月15日，李克农出生于安徽巢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右翼在芜湖策划“清党”运动，李克农事先获得情报，使芜湖的中共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平生送出的第一份情报，这个情报，开始了他在隐蔽战线上的特殊生涯。

1928年春天，李克农调任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经常上街撒传单、贴标语。由于长期养成的保密习惯，他从不在家人面前说起自己的工作。唯独有一次，在全家聚会上，儿子李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老父”说起他的故事。

在中共地下党员胡底的介绍下，李克农认识了时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秘书的钱壮飞。钱壮飞告诉李克农，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聘新闻编辑，为建立国民党特务机构做准备。李克农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这是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重要机会。经过中央研究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成立特别党小组，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龙潭三杰”的传奇从此拉开神秘的序幕。

无线电管理局是需要考试的，为此李克农做了精心的准备，加上本身的素养就很高，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考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不足为奇。

陌生的工作，特殊的环境，没有给李克农带来不适，他业务能力强、办事稳妥，很快，被时任无线电管理局局长的徐恩曾提升为电务股长，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他暗中为中共中央传递了大量重要情报，有时，国民党刚拟定好的绝密作战计划，几乎同一时间，就出现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常此以往，国民党也隐约察觉内部有蹊跷。对于敌人的怀疑，李克农洞若观火，他决定将计就计。

“借刀杀人”就是李克农决定的应对策略，身处此等复杂环境，这是脱身的良策。那么，李克农借的是谁的刀，除去的又是什么人呢？当时，上海警察局有个侦缉队长名字叫邢子春，他曾经抓过许多共产党员，为人阴险狡猾，手段凶狠毒辣。这个人一日不除，中国共产党就要多经受一份威胁。可身为无线电管理局电务股长的李克农和邢子春之间并没有什么关

联，于是，他就想了一个计策。李克农事先打电话给上海警察局长丁盛，说接到了可靠情报，共产党要在一家旅馆里面召开秘密会议。对于这个情报，丁盛非常重视，就将捣毁共党秘密据点的任务交给了这位侦缉队长邢子春。可李克农提供的情报全是假的，邢子春就算行动再迅速，也只能是扑个空。此计一出，效果显著。于是李克农又如法炮制，几次三番，丁盛非常生气，他想：我提供给你邢子春的都是机密情报啊，可你每次都抓不到人，一定是你与共党合谋，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于是，丁盛下令把邢子春杀了。这个侦缉队长邢子春，他到死都不知道，这是李克农给他精心布下的一个死局。

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在中国的领土上。1935年，日本又将魔掌伸向华北，鼓动华北自治。国家危急，民族危急！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内各党各派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同年，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在民族危亡之际，蒋介石却指挥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以及部分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妄图一举剿灭中国共产党，除去心腹大患。红军形势非常危急，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任务就是争取东北军抗日。不久，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终于出现了。

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红军歼灭东北军3个师，俘虏了大批东北军官兵，他们被送进瓦窑堡的“解放军官学习班”。开班第一天，这些被俘的军官就被带到打麦场上，观看演出。

剧本正是时任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亲自编写的，描写了一名东北军军官被红军俘虏后，悔过自新，调转枪口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对于这些东北军官，已沦陷于倭寇铁蹄之下的家乡，是他们心底无法言说的痛，看到动情之处，不少东北军军官失声痛哭。第二天，一名被俘的团长找到李克农，开口很硬气地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们敢不敢放我回去？”

这个军官叫高福源。他当时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曾经是张学良的



贴身卫士，做过卫士长，与张学良的关系非比寻常。高福源看了这出剧之后，大受感动，决心帮助红军与张学良谈判，两军联合抗日。

对于高福源的要求，李克农答应了。

在党中央的安排下，高福源回到洛川，见到了少帅张学良，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张学良的枪就顶在了他的脑袋上。

张学良拍案大喝：“高福源你叛变，给红军俘虏了，你被赤化了，枪毙你！”高福源略带激动的声音难掩忧伤，颤抖地说：“我是好心好意回来，希望你团结抗日，为东北人做点好事，你都忘本了！”高福源说着就跪在了地上，热泪盈眶：“张副总司令，你是东北人，你爸爸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沦落为亡国奴，日夜盼望你拯救他们。你不想着打回老家去，却在这延安附近，打个什么内战啊！”

张学良沉默了。他是个有血性的爱国将领，东北沦陷，他一直背“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在听了高福源一番肺腑之言后，张学良沉思良久，最后告诉了高福源他的决定：“希望红军方面能够派代表前来，进行正式会谈。”

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红军作战过程当中，损失比较大，在几次战役当中，东北军都被成建制地消灭，成团成团地被消灭，张学良对与红军作战的前途，表示了怀疑态度。他深知蒋介石的用意，蒋介石是想趁此机会削弱他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实力。此前蒋撤销了他们一些部队的番号，这种做法，使张、杨非常失望，他们心中自然有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想法。

这次至关重要的谈判，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决定由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与张学良进行谈判。经过长途跋涉，1936年1月20日，李克农和高福源在洛川67军军部见到了张学良。谈判刚开始，张学良就想给李克农来个下马威。

张学良开口就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我们东北军的改编？”他的态度很强硬，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实力要比红军大得多。李克农哪是一般角色？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张副司令，我是红军的谈判代表，不是投降的代表。”

作为一名优秀的谈判专家，除了要拥有冷静的头脑、敏锐的观察力

和出众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外，也要掌握一定的谈判技巧。李克农就是这样的谈判高手。在洛川的会谈当中，张学良想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一开始他连续发问。见到这位少帅的态度有些傲慢，李克农也故意摆架子、显威风，他先点上一支烟，再慢慢地作答。当张学良对于张国焘闹分裂而对共产党内部团结提出质疑的时候，李克农便开诚布公地承认共产党内部是有少数人与党中央有分歧，但是这不能表明全党不团结。李克农这种诚恳的态度反而赢得了张学良的尊重。

1936年2月10日，周恩来再次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谈判。然而，就在此时，又生波澜，张学良突然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让他火速前往南京。

临行前，张学良一再叮嘱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好好款待李克农等人，先谈具体事宜，大事等他从南京回来再谈。

张学良回来之后，听到红军派代表来了，人还没换衣服，就去见李克农。李克农看张学良穿着长袍马褂，便说：“张将军你怎么改做生意啦？变成生意人啦？”张学良也开玩笑说：“我是做生意了，什么生意都做，大的生意也做，小的生意也做，什么都可以谈。”

一句玩笑，开启了张学良和李克农一夜长谈的序幕。正是这句玩笑，这次谈判有了实质性进展，双方达成了四项口头协议。但是，张学良也提出了一个看似不合理的要求——希望红军让出瓦窑堡。

原来，瓦窑堡是中共中央的驻地，张学良久攻瓦窑堡不下，致使蒋介石对他有很多怨言，认为他是进攻红军不力。对于这个要求，李克农提出要回去和中央商量一下。

经过党中央同意，双方达成协议，红军主动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保安。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全权代表，由李克农协助第三次与张学良进行谈判。为了掩人耳目，这一次，双方谈判的地点，安排在延安郊区的一座教堂内。

如果要抗日，必先除掉蒋介石，这是当时双方思考的方向。但后来经过与张学良的谈判和接触，中央到了陕北之后，又对形势有了新的分析和判断，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除蒋抗日可能是行不通的，蒋介石在中国的号召力还是很强大的。所以，若抗日，恐怕还离不开蒋介石对全国各地的



军阀，以及对政府的领导力。因此，“除蒋抗日”的方针，便顺理成章地改成了“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

事与愿违，蒋介石剿灭共产党的态度非常顽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多次苦谏未果的情况下，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

4

1937年某天，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的李克农受到国民政府邀请，到五台山参观高射炮阵地。参观结束后，他在路边碰到一个戴着草帽的老汉。老汉将帽檐压得很低，走到李克农身边时，手里丢下一个小纸团。随后，他又迅速抬头看了李克农一眼，两人眼神对视了一下，老汉随即转身离开。两人虽然并不认识，但凭着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职业敏感，李克农觉得这个老汉一定是想向他传递什么信息，就不动声色地将小纸团捡起来。走到四下无人处，他打开纸团一看，不由心头一惊，上面用铅笔写着两行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不可大意。”

这个“白总长”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说起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当中，他有着“小诸葛”之称，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除了有在各个派系中纵横捭阖的本领外，行军布阵也是独具眼光。日本人早已惧怕白崇禧，知道他是主战派，于是精心策划，要派人暗杀他，以除后患。可李克农和这个戴着草帽的老汉素不相识，这老汉怎么就把这么重要的情报给了他呢？

李克农迅速在脑海中搜索，可怎么也想不出这个送情报的老汉究竟是谁。李克农思考，眼下情况紧急，万一情报是真的，那么，白崇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李克农决定尽快将情报传递出去，可他又无法直接与白崇禧联系。此时，李克农通过组织关系，得知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便立即派情报员与谢和赓秘密会面。谢和赓获得情报后，向白崇禧汇报。白崇禧听说这是共产党通过关系传来的情报，也不确定到底是真是假。不过，他认为共产党既然发出此类报警信息，肯定事出有因，便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仅增加警卫力

量，而且他自己也不定期地更换住所。

白崇禧在南京有两个住处，一处是在逸仙桥附近的雍园九号，那是一个花园洋房；另外他在清凉山一号还有一处别墅。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他还有另外一处隐蔽的地方，就是净觉寺，那里是伊斯兰教协会的一个所在地。这实在是应了狡兔三窟的老话。白崇禧是回族，且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所以，在伊斯兰教会的这个驻地里，相对更加安全。白崇禧接到李克农发出的情报，警觉、谨慎地变换着住所。

有一次，白崇禧决定在清凉山住宿，事先破坏了广州路至清凉山一带的路灯。那晚大概有七八个日本间谍，扑向了清凉山一号别墅，他们刚刚翻过围墙，就遭遇了警卫，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互有伤亡。日本间谍一看，目标已经暴露，便仓惶撤掉，刺杀最终不了了之。其实那天晚上，白崇禧临时决定在净觉寺留宿，使日本间谍扑了个空。正是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令白崇禧对李克农和其身后的共产党十分感激，也为以后共产党能够顺利地于桂林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埋下了伏笔。

5

1945年抗战胜利，时隔不久，为了日军受降问题，国共矛盾加剧，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国。当时，全国各阶层都希望国共能够携手合作，和平建国。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抢占地盘，一面三番五次地给延安方面发电报。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亲自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内容为：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按照惯例，国共和谈都是由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发电给周恩来的，这一次，蒋介石竟然不惜屈尊，亲自发电报。这种高姿态，令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都有些看不明白。如果他真是诚意和谈，当然是好事；倘若和谈只是一个幌子，那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了重庆，人身安全无法保证。毛泽东找来时任中共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让他一定要摸清楚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李克农接到任务，立即展开全面工作。他发现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处的

电讯近期突然密集。从电台入手，将会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只要破译了电台密码，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就会跃然纸上。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延安派驻了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专门掌管这部电台，该如何破译这套密电码呢？李克农思索着。

当时中共虽然有一些破获密码的专家，但是国民党这个电台的密码，还是无法破获。正在一筹莫展之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两个参谋犯了一个非常低级错误。他们把密码本锁在了招待所房间的一个箱子里面，根本没有放在一个秘密地方，也没有随身携带在身上。所以，李克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便派服务员潜入，配了一把钥匙，把他们的密码本偷了出来，抄下来之后，再悄悄放回去。

很快，一封封被破译出来的电报送到了毛泽东面前。电报内容显示，蒋介石之所以发出邀请，就是断定毛泽东不敢去重庆。只要毛泽东不去重庆，他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的罪名推到共产党头上，获得舆论支持。周励武和罗伯伦接到指令后，开始在延安上下打探。毛泽东决定，既然蒋介石要演戏，共产党就陪他把这出戏演到底。

毛泽东召见周励武和罗伯伦，对他们说：“我去不了重庆，请你们转告蒋委员长，可能谈判我就去不了了。”这两个人回去，就给蒋介石发报。8月20号，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就来了，言辞更加恳切，务必请毛泽东“出山”。第二封电报到来之后，这两个特务想再见一见毛泽东，说跟他请教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拒绝，理由是：公务繁忙，实在脱不开身。

蒋介石在电报中这样说：“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并表示，只要毛泽东愿意去重庆，他将派飞机前去迎接。

毛泽东最擅长出其不意。蒋介石派出了美国大使赫尔利和毛泽东关系最好的朋友张治中乘飞机到延安来接周恩来的时候，毛泽东却乘这架飞机跟他们一起去了重庆。这是8月28号，就在当天，这两个特务还给蒋介石发报说，毛泽东去不了。

为了保障毛泽东去重庆的安全问题，李克农精心选派了富有经验的“神枪手”陈龙，随身保卫。毛泽东一行从延安出发时，李克农不仅去机场送行，还亲自为毛泽东把守机舱门。

李克农极其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含泪对毛泽东说：“主席保重，注意安全。”毛泽东说：“克农啊，你怎么用咸豆豆送我啊。”一句话，弄得李克农不好意思，赶忙拭去泪水。

28日晚八点，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频频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脸上露出略带尴尬的笑容，因为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机前还向他汇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此时，毛泽东也以微笑面对，笑容中包含了对李克农情报工作的满意和赞赏。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并公开发表。

在北京南河沿1号，有一座具有民国特色的建筑——翠明庄宾馆。“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翠明庄就是当时日本人建造的一座高级日式旅馆，往来于此的尽是日本上层人士。1945年，日本投降后，翠明庄收归国民政府所有，一直为特务机关“军统局”和励志社所用。1946年初，翠明庄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

军调部是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为了调解国共两党矛盾、制止中国内战而设立的专门机构。1946年1月10日，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的斡旋下，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政府临时代表张群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双方还达成《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组成军调小组。1月14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京饭店宣布成立，负责监督国共双方军队的停火执行情况。中共在军调处执行部的负责人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军统主要负责人郑介民，美国方面是罗伯逊。当时，共产党代表团的主要办公和居住地就设在翠明庄。

军调部的工作人员为了明确身份，都要求身穿军服，佩戴军调部的臂章、徽章和胸章。奥林匹克的标志是由五个相连的奥林匹克环组成，而军调部工作人员臂章上的标志——三连环，就是来源于奥运的五环，表示三方一起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和平。然而和谐的气氛之下，难掩其暗藏的危机，这里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共代表团一方面要与国民党据理力争，调解军事冲突；暗地里，还要与国民党的特务斗智斗勇，防止对手窃

